

大学理念的分类、生成及运行

方泽强¹, 肖玮萍²

(1.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南昌 330027)

【摘要】 大学理念的分类、生成和运行是大学理念的基本问题。大学理念可分类为一般的大学理念和特殊的大学理念,前者体现共性,后者体现个性;大学理念生成实质上是国家、市场、大学、个人四方博弈的结果;大学理念运行需要依靠观念认同、制度建设、经验重构进行保障。

【关键词】 大学理念;分类;生成;运行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1)05-0014-03

【作者简介】 方泽强(1981—),男,广东惠来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肖玮萍(1976—),女,江西吉安人,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和平崛起理念、绿色经济理念、以人为本理念等充斥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这一切似乎表明现代社会进入理念时代。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和服务站,大学亦被理念洪流包围。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创新教育、可持续发展等被赋予理念后缀后似乎都成为各种指导大学发展的理念。大学理念的范畴无限泛化,大学理念丛林呈兴旺发达之状。但是,大学理念的核心是什么,如何分类?大学理念如何生成,是否遵循某种逻辑?大学理念如何运行,需要什么条件?关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却常常远离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恰恰是充分发挥大学理念功用,推进大学发展的前提。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大学理念的分类

各种各样的大学理念充斥于大学世界。那么理念是什么?“理念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的上位性、综合性结构的哲学概念,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的认识、理想和观念体系。”^[1]简单地说,理念指的是一种含有价值判断的理性认识和理想追求。大学理念指的是在充分把握大学本质及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办”等的理性认识和理想追求,是高度概括的、形而上的哲学概念。其内涵包括:(1)系统性,即理念陈述反映大学内部及大学与社会外部的关系;(2)抽象性,即理念陈述是对大学本质的高度抽象和解析;(3)普遍性,即理念陈述概括了几乎所有大学的基本特征;(4)稳定性和成熟性,即理念陈述概括的大学本质和特征在一定时空内具有不变性,且该特征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由此可见,大学理念是一般的而非特殊的概念。19世纪,洪堡大学提出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并逐渐制度化。人们普遍认为,该理念反映了大学本质,概括了“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是什么”等命题,指出了大学的特殊性以及大学与社会其他机构的区别,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学理念。

相对于一般的大学理念,某某人(主要是大学校长)的理念、某某大学的理念是特殊意义上的概念。某某人的理念指的是某人对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办、办什么样的大学等基本命题的理性认识和追求,充分体现某人办大学的个性认知。某某大学的理念指的是某大学对大学何为以及大学发展理想状态的认识和价值追求。具体而言,某校长或某大学的大学理念可体现为诸如“创建学科齐全,具有一流教学、科研、服务水平,具有良好学术氛围的大学”的表述。就上述某某人的理念、某某大学的理念而言,它们往往是从大学内部特征来表述大学理念的。某某理念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概念,如国际化理念、创新理念。国际化理念指大学应该具有面向国际办学和培养国际人才的观念和追求。创新理念指的是大学应该具有培养创新人才以及自我创新的观念和追求。就某某理念而言,它们更多的是从大学应该如何适应外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定义大学理念的。

可以说,大学理念的范畴极其广阔。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大学理念,学术界基本认同的就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它们几乎是所有大学的共同特征,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基,是特殊的大学

理念的基点。而特殊的大学理念则是建立在一般的大学理念之上的具体理念,是各种内涵更丰富的、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理念。就大学理念分类而言,处于最顶端的是一般的大学理念,在此之下则是各种特殊的大学理念。根据立场和指向的不同,特殊的大学理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大学内部特征的角度来定义大学理念,另一种则从大学与外部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定义大学理念。总的来说,两类特殊的大学理念的划分更多地只是在理论上加以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现实中特殊的大学理念的表述往往既包含大学内部特征的因素,也包含大学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因素。

二、大学理念的生成

大学理念是形而上的概念,但它并非先验地存在。大学理念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政府(宗教)—大学—市场—个人(主要是大学校长)以大学理念为中心形成一个四角框架结构,各方各占一极并角力,从而生成大学理念。对政府而言,它坚持“政治论”,认为大学的存在合理性在于能够为国家、社会和民众带来物质和精神福祉,能够在解决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上发挥智囊作用,为此政府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积极入世,要如章鱼般地把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主动积极地提供各种服务。对大学而言,它更倾向持“认识论”,认为大学是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应该独居社会一隅并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应该成为复杂社会保持纯洁性的、代表知识和真理的象牙塔,从而强调大学的真正价值在于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对于市场而言,它坚持市场哲学,要求大学培养各种经世致用的人才以支持经济活动的运行和发展,同时希望大学与市场进行联姻,在产学研方面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创造出经济财富。对于个人而言,包括大学校长、教授、学生家长等,他们对大学的要求多元多样,标准相异。如大学教授可能视大学为学术圣地而要求大学提供丰富的科研资源并享有学术自由,学生家长可能视大学为职业培训场所而要求大学向学生提供实用的职业技能。可以说,大学理念一般都体现各方的利益诉求,是各方利益协调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政府—大学—市场—个人的四角张力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中,各种力量的对弈此消彼长。中世纪大学最初是学者自发形成的行会。当时的大学处于社会边缘,影响力并不显著。宗教和国家为争夺大学控制权彼此对峙斗争,而大学往往充分利用迁徙权、罢课权等在宗教和国家斗争的夹缝中生存,大学自我控制力量比较充分,因而如何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更多体现的是大学自身的要求。

到了中世纪后期,大学为宗教所控制,大学成为宗教附庸,因此,大学的办学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传播教义、培养教士、维护上帝权威。政府、宗教和大学的角力最终以宗教取得优势,大学如何办更多地体现了宗教的意志。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由于普法战争战败深陷民族危机和国家分裂危机,在此背景下,洪堡应国家要求建立新大学。新大学蕴含着多方的利益诉求。国家把大学视为服务国家的器具,希望用大学创造的精神产品的富足来补偿战败而带来的物质损失。大学自身则把“由科学达致修养”视为大学根本目标,追求把大学作为科学研究机构。大学内诸如费希特等教授们则认为新大学应摆脱传统大学受缚于宗教的桎梏,应把人的价值和理性的价值作为大学最高追求。政府—大学—个人的对弈由此可见。进入20世纪后,以威斯康新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出现了。大学成为社会轴心,政府等各方围绕着办什么样的大学的博弈变得更加激烈复杂。苏联卫星上天事件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巨资投入大学,引导大学依照国家意志发展军工产业。环绕着波士顿的第128公路以及位于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巨大工业综合企业则体现市场与大学联姻的力量,体现对经济财富的追求。对于大学内部而言,它呈现多元性质。“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2]而以吉尔曼、埃略奥特、赫钦斯等为代表的大学校长则彰显着个人在大学发展的力量。四角张力结构的博弈此消彼长,相互制约。

从大学发展的宏观层面看,当下,政府和市场力量在大学理念生成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加强,而大学自身力量和个人力量的作用相对弱化,这是因为大学的作用越来越关系到国家的兴盛和经济的发展,而大学自身和个人(主要是大学校长)不太可能只按自己的意志来办学而无视大学之外的各种因素。从各国大学发展的微观层面看,大学理念生成的四角博弈状态各有差异。在英国,“牛剑”为首的传统大学的大学自治力量依然强盛,国家力量在大学理念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中相对增强,市场和个人力量则相对较弱。在美国,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促使大学理念充分体现大学、市场和个人的要求,政府力量也相对强化。在中国,国家力量占主导地位,这与大学在大国复兴的战略作用有关,市场力量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大学理念生成的作用逐渐增强,大学和个人力量相对较弱。

三、大学理念的运行

在大学发展史上,大学依靠新的、先进的大学理念引导从而在短时间内走向卓越的个案并不鲜见,

芝加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便是如此。但是,新大学理念生成并不导致理念自发运行,其运行需要在观念认同、制度建设、经验重构方面给予保障。

观念认同是大学理念运行的基础性前提。大学理念是政府、大学、市场和个人各方协调的产物,其中蕴含着不同的意识、权力和利益。大学理念的价值体现和理想追求欲最终实现,其基础前提就是各方能走出原先的对峙和矛盾,对已生成的大学理念达成实质上而非形式上的观念认同。从大学外部看,政府、市场是主要影响力量,它们对大学理念的认同势必影响到大学资源供给,影响大学理念的运行和实现。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发展以及社区学院(赠地学院)的发展就是典型例子。从大学内部看,大学理念的实现最重要的莫过于首先得到学者、教授的认同。事实上,对大学的种种美好的发展愿望必须通过大学教师来实现。正是对洪堡的大学理念的认可,哲学家费希特、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医学家胡弗兰德、法学家萨维尼、化学家克拉普罗特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教授才会纷纷从其他大学离职,而来到百废待兴、名不见经传的柏林大学任教。洪堡的理念最终在这些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变为现实,洪堡大学也因其代表新大学理念随之成为世界各国举办大学的模型。现实中,大学校长是协调各方对大学理念产生认同的关键。为此,大学校长要扮演好狐狸的角色,即他拥有广阔的视野以及跨领域的综合能力,不仅精通教育事务,而且熟悉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就此而言他是职业型校长;同时他应该扮演好刺猬的角色,即他对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具有精深的理解和驾驭能力,能引领该学科或领域向前沿发展,就此而言,他是学术型校长。在大学校长的协调和影响下,如果大学内外能够就大学理念达成实质上的一致认同,大学理念的运行和实践就具备初步条件。

制度建设是大学理念运行的刚性保障。从历史看,“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迅速作出制度上的反应。缺乏固定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究提供机会,但是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构架才能得到”^[3]。制度对大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从现代看,大学一方面卷入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其组织内部运行和管理更为复杂,利益愈趋多元化。可以说,大学遭遇内外部越来越多的要求和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办好大学、怎样办好大学的观念和追求就需要得到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否则,大学理念很容易在内外部环境的冲击下异化、背离,甚至黯然消逝。在具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传统的美国,学术自由理念按道理应得到尊重并予以保障,但是 19

世 90 年代的美国发生一系列干涉学术自由的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对如何保障学术自由的讨论,最终推动了大学教授协会的成立以及教授终身聘任制的产生。而后来的实践也表明,教授终身制有效地保障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事实上,只有依靠制度才能长久地、稳健地保护它所维护的理念,规范着大学按既定目标运行。因此,在大学内部,可以通过创建若干制度来保障大学理念,如建立终身教职制度保障教师学术自由,设计灵活的转专业以及课程选修制度保障学生学习自由;在大学外部,可以创建大学联盟制度、发表学术共同宣言以维护大学理念。

实践经验重构是大学理念运行的关键。在新大学理念形成前,大学人深受大学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其思想观念、生活态度、行动方式、价值导向、学术思维等深深烙上历史和传统的印记。一般而言,原有的大学观念和理想一旦内化于大学人的实践经验,大学人就开始依靠这种实践经验来参与大学事务。“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的校训是哈佛大学之魂和学术传统,它已内化为哈佛人的价值追求、理想向往和实践经验。事实上,如果新大学理念与大学人的原有实践经验无法产生共融并重构出新的实践经验,则新大学理念并不能得以实现。可以想象,哈佛任何一届校长都无法以他所提出的新大学理念来否定哈佛追求真理的传统,新的大学理念只有与哈佛人在传统下产生的实践经验共融,并产生新的实践经验形态才能运行得当。那种认为新大学理念只要为大学人所认同并有制度作支撑,那么它就能确保大学人不遗余力按新大学理念指引行为的认识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现实。为此,欲使新大学理念能够顺利运行,则必须使新大学理念在大学人原有实践经验中进行内化共融并构建出新的实践经验形态。就建构新的实践经验形态而言,一是需要想方设法激发大学人对新大学理念的共鸣,调动大学人自我开展实践经验建构的主动性;二是要形成自由、民主的思想和言论氛围,允许对新大学理念发表不同看法,求大同存小异,为大学人新的实践经验重构创造良好环境;三是需要给予大学人充分的自由和时间开展实践,使新的经验建构在现实运行中不断地修正、充实,并达至成熟稳定。

【参考文献】

- [1] 韩延明. 哲学的观点: 大学理念 [A]. 潘懋元.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 [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59.
- [2] [美] Clark Kerr 大学的功用 [M]. 陈学飞, 等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96.
- [3] [美]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 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M]. 王承绪, 等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4.

(责任编辑 肖地生)